



大会

Distr.: General
28 June 2011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2011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阿布哈兹共和国外交部和南奥塞梯共和国外交部就格鲁吉亚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有关阿布哈兹和奥塞梯难民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决议草案所作声明。请将这些声明作为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议程项目 34 的文件分发给荷。

临时代办

亚历山大·潘金(签名)



2011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阿布哈兹共和国外交部就格鲁吉亚提交的关于难民的决议草案向大会会员国所作声明

在格鲁吉亚进入联合国大家庭、前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境内的格鲁吉亚领土完整性得到承认之前，阿布哈兹政府和议会警告联合国秘书长不要承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性，因为双方当时业已存在大量领土争端。当时，阿布哈兹已依据关于决定有关加盟共和国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分离问题的程序的苏联法律，行使了从格鲁吉亚独立的权利。在 1991 年 3 月 17 日举行的全苏联全民投票中，52.4% 的阿布哈兹选民投票支持保留改革后的苏联。

然而，1992 年 8 月 14 日格鲁吉亚部队入侵阿布哈兹领土，以消灭阿布哈兹这个国家并剥夺其人民的政治自由。在 1992-1993 年的战争中，多个族裔群体的代表被迫逃离，因为大多数生活在阿布哈兹的非格鲁吉亚族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等)与阿布哈兹族群并肩战斗，反对侵略者。成千上万的人成为难民。格鲁吉亚军队对阿布哈兹人和亚美尼亚居民犯下种族清洗的罪行，迫使他们逃离被占领土；格鲁吉亚部队将被占领土的村庄付之一炬，将城镇洗劫一空。

1993 年 10 月，一个由秘书长派出的联合国实况调查团报告称，冲突双方均有侵权行为，绝大多数格鲁吉亚居民在阿布哈兹武装部队进入被解放领土之前就已逃离。在阿布哈兹解放之时，格鲁吉亚居民已经离开阿布哈兹。

在经历这些悲剧事件并遭到格鲁吉亚武装部队不断攻击之后，阿布哈兹在此前在联合国主持下签署的各项协议指导下，于 1999 年 3 月 15 日单方面开始让格鲁吉亚难民返回加利地区。

自那时起，约 19 万格鲁吉亚难民之中的 5 万多人已返回了阿布哈兹边境地区。阿布哈兹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承认这一大规模回返，并开始对所有难民进行登记/核查的过程。

1951 年 7 月 28 日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特别是 C 节第 1 条，并不适用于离开阿布哈兹的三分之一格鲁吉亚人，因为他们自愿取得了一个新国籍并受到其国籍国保护，也因为格鲁吉亚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

格鲁吉亚总是对难民人数作出推测，并同时接受大量提供给子虚乌有的难民的国际援助。阿布哈兹方面坚持认为应澄清那些离开阿布哈兹者的状况。必须区分那些阿布哈兹难民以及从 1973 年至 1952 年间在苏联时期刻意“格鲁吉亚化”的政策框架下被强迫或人为重新安置在阿布哈兹的人。阿布哈兹检察长办公室存

有 5 000 份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格鲁吉亚罪犯档案。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仍在格鲁吉亚，并声称他们有权返回阿布哈兹。显然，战犯不能被授予难民身份。

格鲁吉亚所要求的所有难民无条件返回将导致爆发新一轮敌对行动。格鲁吉亚有意将难民回返与建立其对阿布哈兹领土的管辖权挂钩，并威胁那些返回家园的人。2000 年 11 月 20 日至 24 日派到加利地区的联合评估团的报告也证实：格鲁吉亚武装团体一直在加利地区实施有针对性的攻击；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在回返加利地区的人之中制造一种恐惧和不稳定的气氛，以表明在阿布哈兹方面控制的领土上无法生活；他们的手段有伏击、绑架和有针对性的布雷等。

仅向格鲁吉亚回返者提供国际援助造成了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阿布哈兹仍受到格鲁吉亚禁运，而且大多数非格鲁吉亚难民以及散居国外的阿布哈兹人无法自由地直接进入阿布哈兹。尽管如此，虽然阿布哈兹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需要为公民提供并改善福利保护。

阿布哈兹遵照执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拟订的关于建立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档案的计划。但格鲁吉亚却阻止在其领土上进行登记和核查的努力。这使我们无法查明准备、最重要的是愿意返回阿布哈兹的难民实际人数。

当存在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时，所有流离失所者均返回家园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中，不驱回原则(前述《公约》第 33 条禁止驱逐难民或强迫其回返)应与回返权具有相同的价值。应当以东道国居民的愿望和以及他们接受格鲁吉亚难民的意愿为准。

格鲁吉亚应当停止把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转而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 34 条承担责任，促进生活在其领土上的流离失所者的同化和归化。

难民问题不应被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如果不与阿布哈兹讨论也不反映阿布哈兹的视角，今后的国际倡议和联合国决议也难以做到客观。没有难民计划返回其领土的一方的参与，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阿布哈兹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都受到《格鲁吉亚被占领土法》的挑战，这部法限制在阿布哈兹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违反了格鲁吉亚按照一项欧洲委员会会议大会决议承担的国际义务。

最后，格鲁吉亚拒绝签署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并支持可能对阿布哈兹进行的军事报复。格鲁吉亚的挑衅言论只能加深对抗，鉴于这种脆弱的安全状况，建立信任措施也难以行得通。

考虑到上述情况，阿布哈兹再次吁请联合国允许阿布哈兹共和国的代表在关于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之间冲突的辩论期间发言，以便联合国会员国兼听则明，为有关人民做出正确决定。

2011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南奥塞梯共和国外交部向联合国会员国做出的关于格鲁吉亚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关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难民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决议草案的声明。

格鲁吉亚代表团拟订并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正式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题为“来自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茨欣瓦利地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地位”。该决议草案案文与去年的文档完全相同，其主题是因 2008 年 8 月格鲁吉亚部队攻击南奥塞梯而流离失所的格鲁吉亚族难民。

不幸的是，格鲁吉亚提交大会的草案是一面之词，几乎没有反映当地实际情况和/或对难民困境的关切。格鲁吉亚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决议草案背后的唯一真实意图是支持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领土的主权要求。格鲁吉亚拒绝签署不使用武力协议后，正竭尽全力利用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格鲁吉亚的决议草案企图强加于人的观点远远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大多数格鲁吉亚族人在格鲁吉亚军队进攻之前数天就已离开南奥塞梯领土。2008 年 8 月离开南奥塞梯领土的格鲁吉亚人总数略多于 5 000 人。与此同时，36 000 多名奥塞梯难民被迫逃离南奥塞梯，以躲避入侵格鲁吉亚军队的轰炸和暴力。其中一些人仍未决定返回南奥塞梯，而许多已回返者则发现他们的家园已被敌人的火炮、火箭和飞机夷为废墟。这是过去二十年来的第三波奥塞梯难民潮。

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在 1990 至 1992 年间，有 10 万多名奥塞梯人为躲避种族清洗逃离了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其中许多人在俄罗斯联邦获得庇护，还有一些人则成为南奥塞梯领土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流离失所者。2004 年夏格鲁吉亚的侵略又导致一批难民从南奥塞梯流入俄罗斯。

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是一个俄罗斯联邦主体，在其领土内还生活着数以万计南奥塞梯人的后代，他们的祖辈是 1920 年 6 月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军队按照其政府命令展开的血腥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奥塞梯难民及其后代的总人数超过了南奥塞梯的人口。

格鲁吉亚屡次袭击南奥塞梯、格鲁吉亚当局多次组织对奥塞梯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这都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和对奥塞梯人犯下这些暴力罪行者逍遥法外的后果。

1989 至 1992 年的奥塞梯难民已过了近 20 年流离失所者的生活。几个曾返回格鲁吉亚的家庭被迫回到了俄罗斯联邦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今天，几乎

没有奥塞梯人的家庭回到格鲁吉亚，主要原因是没有人向他们提供安全保证。奥塞梯人几乎毫无可能在格鲁吉亚法院打赢“丢失财产”的诉讼。虽然通过和实施关于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受害者财产归还和复原的法律是格鲁吉亚对欧洲委员会做出的承诺，但这部法律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南奥塞梯共和国则采取普遍公认的人道主义做法对待难民问题，并考虑各种不同备选方案，包括将他们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南奥塞梯共和国政府打算对奥塞梯难民和格鲁吉亚难民同等适用这种做法。南奥塞梯准备考虑与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各种机会，逐步为难民体面、自愿和安全回返创造条件。国家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包括讲格鲁吉亚语的民众的权利，并有教育机构使用格鲁吉亚语作为教学语言。本国所有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或宗教身份均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

为促进难民回返进程，南奥塞梯共和国政府已主动支持讲奥塞梯语的民众和讲格鲁吉亚语的民众返回本国列宁戈里地区。但是，格鲁吉亚当局正在竭尽所能阻挠这一进程。日益昭然若揭的是，格鲁吉亚政权对于改善难民状况和促进其回返不感兴趣。尽管如此，南奥塞梯仍准备继续与有关方面探讨难民状况，以期逐步解决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相信，联合国会员国将考虑南奥塞梯共和国的观点，投票反对关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决议草案。
